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二〇二三號

今日出版一張

地址　北京東城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電話北京大學分機十二號

報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派送一角七分外省二角（郵費在內）報費先付郵票不收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字起碼封面中縫加倍

（本日要目）

▲註冊部布告

▲北大國語演說會通告

▲對於組織畢業同學會之提議——蘇甲榮

本校布告

北京大學布告

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照章應於開學前繳清方能註冊如逾上課時日三分之一仍未繳費註冊即令休學本校前以經費無着本學期原無開學之望惟以諸生徬徨失學再三向學校要求開課而教職員諸先生亦顧念諸生學業國家教育未可一日中斷故毅然到校上課本校始得維持至今在諸生應如何體念時艱如期繳費至學校則以時局不甯諸生家款接濟難免遲滯故仍緩期截止今本學期已爲日無多尚未繳費各生至遲應於十六年一月十日以前繳清註冊在此經濟狀況之下如仍逾期不繳實難再事通融幸留意焉此布

十二月三十日

註冊部布告

本科第一外國語德文不另開班各系一二年級學生應以德文爲第一外國語者可在德文系各門功課內認選一種或二種代之此布

十六年一月八日

余華東先生所任經濟系二年級會計學原在星期五第六七時現改在星期一第六第七時授課教室仍舊此布

政治學系 法律學系 經濟學系 教授會布告

關於『社會研究獎金』事，經本教授會與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商定，本學年提出作品之期間應自十六年六月一日起至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止。作品中所徵引之事實或意見，應一律註明來源。茲將本教授會與社會調查部所審定之研究生姓名及其研究題目列後：

姓名	研究題目
趙鳳喈	中國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過去與現在）
葛之覃	中國行會制度
李芝香	中國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過去與現在）
張之程	工會法之比較研究
葛揭煥	中國刑事統計之分析
徐振壎	現代協作運動
周達時	中國行會制度
董轍	中國勞動界之組織與工作狀況
喬榮堂	中國佃主與佃戶（過去與現在）
趙烈	中國勞動界之組織與工作狀況

十六年一月六日

公告

北大國語演說會通告 第十五號

本會定於一月十二日（星期三）晚上七時在第二院大講堂舉行演說競賽會茲將主席評判員常選競賽員並演說題目及計時員宣布如下

主席　燕召亭先生

評判員　王雪艇先生　屠正叔先生　周鯁生先生　陳翰笙先生　陳西瀅先生

當選競賽員	題目
陳德新	我對於此次漢口英兵慘殺華人的觀察
徐靖	各國對英提案之趨勢與國民應有之自決
王文元	怎樣纔配稱中國的新青年？
葉含章	現在中國新舊勢力的觀察
崔吉喆	現在中國青年的道德使命
黃鵬基	戰爭與和平
龔天從	中國革命應否受第三國際指揮？
石珉	什麼叫做「婦女解放」？
郭登敖	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紀清漪	題目臨時宣布

計時員　張舫　陳德

一月八日

史學系三年級啓事

本班現選定譚榮葵爲出席學生會代表

哲學系一年級同學鑒

茲定於本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半在第四教室開會討論組織本班級友會事並選舉本班出席學生會代表事關切要，屆時務乞到會爲盼。

孟繁偉 張桂芳 王蘭生 蘇叔升 仝啟

哲一級友

政治系一年級同學公鑒

本班定於一月十日（星期一）下午三點半在第三院第四教室開級友會成立大會即希本班同學全體貢臨

新生社啓事

新生第六期爲國語羅馬字運動特號，由錢玄同先生主撰。凡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各教職員同學　能以佳作見賜，無任歡迎。

（稿件請寄馬神廟大學校夾道十三號錢宅）

招聘職員啓事

茲有某處託聘職員數人如有願就者請於每日下午二至四時到新開路五號與邱君接洽

十六年一月八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出版部售書課新到書籍

詩經音釋　最近世界各國政治　最近世界外交史　銀行雜誌（第四卷三四號）　古紅梅閣集　清代通史（上卷）　致死者　心理雜誌　市政制度　周秦哲學史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叢書　陳氏中西回史日歷預約陽歷年底截止（每部五巨冊，定價十六元，預約八元，）

此曆起自西曆元年，下至民國三十年，任舉一日，皆可立知其為中西回曆之某日，及何甲子何星期，其用處略如字典，檢查極便，有此一部，可以十數年不買其他月份牌，凡購有預約者，屆時請到，原預約處取書，研究所國學門，琉璃廠直隸書局，青雲閣富晉書社，東安市廠佩文齋，隆福寺街修綆堂，馬神廟景山書社，東皇城根北新書局，

特載

對於組織畢業同學會之提議

我想對於組織畢業同學會，決不止我個人感覺其必要，故今天不妨趁聚餐的機會，就和諸位談談。我所謂畢業同學會，不只是限於現在我們範圍的一個組織，是要聯絡全國各地畢業同學會，成就一個大規模的組織。這個組織不是一蹴可就的，不過希望在我們範圍先做一個出發點罷了。

我們所知，京外各地，我們畢業同學有組織的甚為不少，雖其內容成績如何，不得而知，但總還算有個組織，至少亦不至如我們在本京的，甚而至於服務母校的，殊少認識，相會，切磋的機會。然從前本京也曾有過北大畢業同學會的組織，不過因為地域太大，調查不易，或時機不適，不無誤會，多所裹足，遂致不能成就包括大多數分子的團體，而且以無適當的工作，聯絡的方法，以致徒有虛名，旋就消滅。往往聽見同人出京，遇到各地畢業同學，甚訝京內同人之渙散，未免慚愧，這的確是我們的憾事。北京同人之難於聚合，不若京外各地同學會之易於組織，這是由於環境不同，絕無可怪。北京是個政治的中心點，範圍既大。我們同學，怕是服務政治的，比從事教育的多好幾倍能。當這民國十五年來政治未上軌道，時局混亂的時代，黨派複雜，政爭劇烈，我們同學既就事社會，不能不與各方面發生關係，其初不過利害心重，迫於無奈，寖假而分化日甚，志趣各異。欲合利害不同，志趣各異之多數人而為一組織，以求感情之融洽，進而為學問的切磋，事功的互助，自是稍難。至於京外各地呢，適以派別之關係，不免受人排擠，欲求有所建樹，立足於社會，反不得不互相聯絡，而有所組織，而且範圍較小，自然易於成功。倘若我所說的不錯，這不是好似在北京的畢業同學沒有組織之可能與必要麼，我以為這又大大不然。如果就斷為不可能，那未免因噎廢食，倘當以為無必要，即是倒因為果，根本錯誤了。

民國十五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現象何以會成這個樣子，是不是國中缺乏有相當學識，才具與經驗之愛國分子的共同改革運動呢，這有相當學識，才具與經驗之愛國分子，該是那一種人呢，這共同的改革運動又當落在那一種人身上呢，我想這是無庸細說的，我們不必客氣，也無須自負，前賢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怕是不該逃避的。從前我們當學生的時代，從事種種救國運動，對於老先輩之以浮動，不守軌物見責，則輒謂救國無人，我們不得不為出位之言，以喚醒國人，引為己責。迨既畢業，宜乎已到本分應當為救國運動的時期矣，奈何壯志銷沉，利害心重，忌諱殊多，暮氣日深；或竟老成自居，這又何以自解於前日呢？現在的時勢，真是『國家興亡』的關鍵快到頭了，當這新舊火併的時候，就國家社會方面說，以這最好學府造就出來的分子，若能團結起來，的確是國家存續之交，一個回轉的大呼吸，而足為政治社會上改革一個大的動力。至說到私的方面呢，當這全國奮鬥圖存的時候，我們還想舒舒服服的吃便宜飯，怕也是不能的了。我想同我這樣見解，而感覺我畢業同學有團結之必要者，當大有人在，故我敢大聲的叫出來。現在且撇開這高調不說，單就切近的來講，當我們畢業初出社會的時候，倘有先前有個組織，實行互助，做我們的指導，那就總不至於盲衝瞎撞，而與許多困難，或與心所不安的方面發生關係，以保持其原來之意志，以抵抗惡勢力的嘗試同化；一方面自朋輩多，講學也好，遊玩也好，縱不能於學術事功，有所貢獻於社會，也可以增加人生好些無限的樂趣，免掉許多煩悶與孤寂。

一個同學會，組織不得法，自然是有等於無，若家肯湊點趣，的確可以有無限的功用，所以我很希望今天到會的同人，先組織成『北大服務母校畢業同學會。』將來有機會，再激集在校外的組織『北京北大畢業同學會，』然後與京外各地畢業同學聯絡，聲應氣求，成一個大規模的組織。

從前也曾有人有過這種意思：擬從調查畢業同學狀況入手，故商請學校於註冊部內聘畢業同學一人，專司調查的事。然而同學會的組織，還是我們自動，纔能發生的，尤其是我們服務母校的，不能不多負點發起的責任。而且沒有個同學會通力合作，單靠學校方面的調查，也是沒有多大效果的。

提議者　蘇甲榮

附議者　陳兆疇　李正翰　李宗裕

滕統音　陳寶鍔　馮友蘭

許炳漢　徐光熙　胡賢瑞

民國十六年一月二日